





推篷寤語卷之九

雲間李豫亨

元



# 毗政篇

下

毗國計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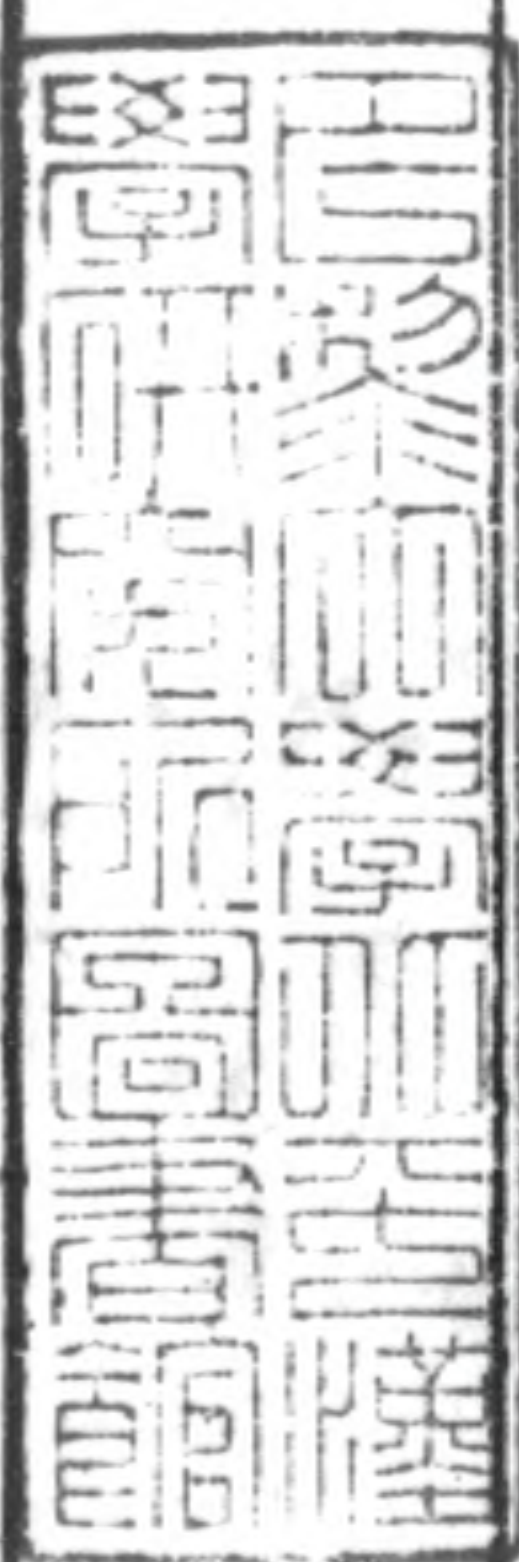
國朝鹽課兩浙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

五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

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一十九處

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

零兩淮鹽場二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十三萬一千四百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爲小引大引本色存積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頗溢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邇來鹽法稍壞建言者欲一變通之而未可得也

公鹽室則私鹺行私鹺室則公鹽行此其勢相爲低昂者也邇年鹽法壅滯多由私鹽盛行嘗見刑部尚書胡公河議疏云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大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顧役近河貧民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兵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科耳况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於昔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之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鹽旣官賣民



間私鹽漸少巡邏之徒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予  
以為此先達有見之言也謹著之亦欲以聞於司政  
者云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  
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  
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尚  
書王勰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  
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以資天地之  
產惠天地之民也宜如舊胡寅以為琛勰之言皆未  
得中道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

害息矣予竊謂胡寅之說誠是也任民煎煉從民貨  
賣所過關津重權其稅則國得實利而民亦便矣又  
省無限訟獄無限巡邏

四朝志云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其自辟置視其  
數之登耗以詔賞罰此宋制也余以為當今鹽法大  
壞宜特設鹽筴經略司於兩京專典其事具載余所  
著國計三議中若許為之長者得如宋制自辟置官  
屬羅致天下有心計之士日夜講求斂放之策使支  
候易而稱掣速私鹽絕而公稅輕不數年間效可立  
見財何患寡國何患貧哉



鹽者煮於海而不乏米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  
為兩利且可假此以足國裕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  
北軍民困敝誠得立法于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  
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米通州倉方准  
戶部支引亦如 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  
人視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  
於穰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方以待輸納粟不可勝  
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  
運而徵各處折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  
萬世之利也

隋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  
面肉好又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既  
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諸關各付百錢為樣  
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詔行新錢已復用舊  
錢貨易不止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自是  
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又京師及諸州邸肆  
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市予以為此法  
甚有益於錢貨為理者誠能做而行之錢貨何患不  
流通哉

一代之興當有一代之錢今歷代相仍無所變革似非



更新之義故舊錢益多新錢壅滯地方所尚不同或專用何代或專用何色或全然不肯行用錢貝不行職斯之故嘗見宋慶元間奏銷錢為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又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合須依倣此制令民間舊錢悉輸官重鑄每斤酬直若干止許將國朝制錢行用則錢得流通而國家擅子母相權之利矣不然新鑄雖多輪廓雖好徒無益也

漢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焉雖沙礫可使翅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者况銖兩之銅乎肌膚痛切雖愛子不戀於慈母錢何恃哉劉陶為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已予



謂不獨劉陶卽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  
令焉尤知本哉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  
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  
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  
爲便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爲一界至以兩界相沓  
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楮錢數百萬緡稍寓  
交子法減價卽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  
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  
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 朝廷坐失百

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予考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  
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  
兩界遂編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  
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爲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爲  
一百八十萬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  
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  
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寶祐增至三  
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  
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



乎其富於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為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鏹為得行者以挾券為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濶下而銳首中為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首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

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為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為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百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則別無長策矣

宋時供億半籍市舶福建廣南置官提舉兩浙臨安明



州秀州溫州江陰五處各立市舶官監抽解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者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又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來遠人阜通貨賄其時通計抽解興和買歲計約二百萬緡其所入之厚如此我朝因懲倭夷反覆遂嚴下海之禁然濱海巨室亦時時私通買賣不絕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倭夷以入貢爲名實與浙福巨家私相交易若當事之臣因而奏立市舶如宋之制則國家得無窮之利而無兵刃之害稍加防閑亦無大患奈當時

諸臣無遠見坐失此利卒使通番之人勾引倭夷入寇劫掠數載朝廷選將調兵供億鉅萬其與開市船之利害何啻什百千倍哉況其入寇之時尚以做買賣爲名則其終始可見矣受誘而致死地無非冀通市舶而豈料其僞也今王直死矣海上尚不能保其無事防春之兵吾不知其所終已

國朝漕運十二總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國初尚用海運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京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自是而後始專用會  
通河僭運海運遂絕近因連年河決始建沿海僭運  
議然聞膠萊廢河中為山脚所阻曾經副使王獻燒  
鑿未成若果可通以裨國計似亦非小  
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  
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  
衛輝入河若河澀則悉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  
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  
遡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閘河之艱澀又鮮河水  
之淤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也

予觀淮徐而上至山東江南北直隸地方廣輪數千里  
旱則俱赤澇則俱浸古稱沃壤今為瘠土古稱富庶  
今為貧窶傷哉陵谷之變遷也今之山東齊魯之舊  
邦也今之河南鄭衛之遺墟也今之北直隸燕趙之  
故都也昔如彼而今如此何哉議者曰山東河南北  
直隸一帶皆濱海之地潞河白河衛河諸水皆由直  
沽直瀉入海今須於河流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  
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  
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  
截鹽水之入內以洩淡水之流如此則沿海數千里



悉成良田北方五穀熟則南方轉輸省南北俱富庶矣其議良然是在司計者之留念焉

土地一也南北不殊今山東陝西河南北直隸等處一望荒地狀若廣漠京邊賦稅轉輸全藉江南今江南困敝矣不預為之處萬一地方多事則西北軍民將何仰藉計須於高亢之處按河舊迹以興新利設法屯種民食庶有所給嘗考我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問徒問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衙門止發拋荒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住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真萬世之長策也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濱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我朝輿圖所轄之大概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



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緜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朝歲入賦稅之大略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糧共該若干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二萬餘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

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糧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此我朝歲出支費之大略也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歛是故歛者不可不益也浮者不可不裁也益非取諸民也裕國而無傷於民裁非損於公也足用而無病於國如此斯可以言善理財矣如此斯可以言善植國本矣

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道出口各有程途各有宿泊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



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  
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始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  
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自麻灣口別搬入船運至  
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  
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  
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  
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兵夫口糧難議  
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  
卸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近時泉河誌附論海運云嘉靖初年海道副使王獻燒

斷馬家濠山海道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  
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  
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  
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  
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  
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  
南北元人嘗治閘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  
洋之險今當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  
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  
勞挑剥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議者



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為慮殊不知為國家建  
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為之况萬倍於此乎今之膠  
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可計時日而就  
縱大費亦一里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  
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  
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  
於此以告有志世道者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  
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  
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俱合江

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  
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迂迴  
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  
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直沽青齊二道入海鮮枝  
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五六  
月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此  
其勢有不得不然矣治河者當歲歲舉淤淺之法使  
淤沙不得匯為洲灘則下流疏而上流自無患矣謹  
誌鄙見以俟夫司計者云

河流遷徙不常蓋自古而然多因下流沙泥淤淀日漸



淺澀則上流不得不橫決我 朝南有陵寢北有京  
邑尤宜慎其衝突邇年因河流頻決議者猶稱賈讓  
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不  
與水爭地此施之漢世可也今東郡適漕運之途清  
河乃舟楫之會若推讓策於今日則運道所經或高  
爲隄岸或卑爲黃流柳子厚謂古法不可行於今者  
此類也縱如賈讓之議河有淤沙亦不能保其終不  
決嚙但時時疏其下流則上流自可無患此事防未  
然之慮若待決而後塞則工力大費矣

余忠宣曰宋南渡後河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非

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  
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異又曰中國之  
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  
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  
最下者也又曰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  
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窮  
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  
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  
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忠宣  
諸說真可謂知河事者邇年每遭霖雨下流不能去



輒決決則舊河旋沒而新決水泛濫無歸漕河所係  
匪輕殊為可慮因著余公之說以裨河計云

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漕運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  
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  
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  
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  
為未便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阻敗事宜  
勿聽役既半木不足募民出雜稍岸成而言者始息  
舊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  
便之宋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今印州宿遷一帶河道

遇黃河水不通亦淺漫阻舟但以椿草築壩逼水若  
如宋人為木岸狹河頗為省易

熙寧六年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  
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  
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  
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  
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  
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  
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  
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得退背魚之助見河淤塞則



用魚杷濬之今漕河淤淺只用筐鋪挑撈勞而無功  
當用木長三五尺削如魚之狀虛其中實以鐵外布  
鐵釘如蝟毛繫其首置河中往來拽之沙泥隨水而  
去惟多用及在流水中乃効宋濬川杷其制無傳疑  
亦此類

凡二十一章

毗邊備之政

我朝混一寰宇東南僅留交象一區界封陳氏不隸  
職方在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  
相埒至永樂間捐大寧於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疎

宣德間徙開平於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內棄  
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國者安  
陋就簡往往踵為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  
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為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  
開平而朵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  
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鰲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  
督之階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八  
月迤北虜酋唵荅者擁衆餘十萬自遼右寇密雲深  
入昌薊兩晝夜逕薄都城胡馬蹂踐幸即退去君子  
安不忘危盍思為先事之防哉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嘗考兵書朱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於魚海先退者為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今者世平易玩各邊大都如此任事諸臣能視此為例邊事何患不飭邊計可

### 患不充

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



皆如此則糧粟奚可勝用哉

胡虜所以致強能為中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匱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強况堂堂中國而顧有媿於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宋太祖不得邊險夷狄最強南方未一時勢難矣宋祖

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其誠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久矣近見方士有其圖製且云傳得其法若製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



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機在舌軋之則機動而行但未曾造試誠訪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省人搬運奚啻數倍諸葛作之吾人述之可自諉弗能哉不特此也古法具載玉帳鉤玄虎鈴等經者尚多當不吝重賞搆求知巧之士制造諸器以備不虞此邊鎮至要也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為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為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

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為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今日禦虜長驅若用小車倣古諸法拒之亦無難者

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嘗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



發無不勝盧耽節度四川爲大旌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之役非弩射殺撻凜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若今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於農之意足可經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

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爲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於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疆場之兵守在四夷固王人之所有事也乃今邊鄙戍卒墩堡碁置守密而力分似宜裁省煩細聚爲雄鎮使聲勢聯絡擊首尾應然後可以制禦犴虜今固難



於輕議也若腹內之兵終歲游食徒費廩餉一有警  
急輒事召募又焉用此輩為哉議須除運軍之外其  
各省府衛分住劄官軍汰其老弱選其丁壯擇一空  
曠地面調集一處每三千人作一屯營而選叅游數  
員轄之無事令其屯田有事調其征進三時耕耘冬  
隙講武如古湟中屯田之法每省量其邊腹或置二  
營或止一營氣勢雄盛力不單薄卽有小醜可朝發  
而夕俘也其各府小小盜警止須民壯兵快巡邏刈  
除足矣比而擬之若湖廣之有永順保靖二司廣西  
之有永定遷江五屯雖夷夏異致固皆地方所恃以

無恐也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  
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俱足粟麥必賤府  
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  
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  
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戍卒皆土著乃悉以  
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也命行之  
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元和申振武軍  
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  
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



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夫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卽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卽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卽後人之師有爲者亦若是

朝廷有大號令大典章必有名公碩人嫻於辭令然後可以動衆唐封敖爲李德裕所器會昌初爲翰林學士屬辭贍敏語切而理勝武帝使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邊士聞之爲之感泣由此觀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嘉靖丁酉以安南久缺 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先是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暕爲陳暠等所殺暕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竊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瞭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 朝廷遣都御史毛伯溫征之夷人上狀爲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夷性叵測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雷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



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  
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立願歸欽州  
四峒故地世世奉 朝貢正朔伯溫遂定計以十一  
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  
北面蒲伏獻降表候 命公為疏請 上從之以登  
庸為安南都統使詔班師此出毛東塘家乘因疏其  
略如右

西南國度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鬪故易云高宗伐鬼  
方三年克之邇年倭夷入寇所募率多鬼國人有白  
番鬼黑番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即  
古所稱崑崙奴其面深黑善鬪而忘死倭人率以五  
十金買一奴阱之海舟尾中遇戰則縱之出以獸畜  
之給粗糲之食不與同飲食稍不閑之即同儕亦加  
殺害蓋天性然也倭夷之取勝大率藉此倭之野島  
人次之中國逋逃人又次之若掠鄉村農人止以供  
嚮道之役耳

倭奴所住之所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謹禍患也聞其  
所居島中亦如是每作食具必人自舉火不與儕同  
所作飯必用糯米所食鷄鶩鴨諸牲必去頭尾以火  
燎去毛即入口啖之血流以為鮮美牛羊亦然未嘗



熟食亦能誦經見佛像神像則作禮亦有好善不肯  
殺人者頭盡捨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  
所穿草履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橫跳躍  
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  
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其徂詐率類此

器械精利莫如倭奴嘗見其所製烏嘴銃一具與中國  
所作迥異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銃孔光潤異常  
不製木柄惟緊繫於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隨發隨  
至且無聲無由閃避可以射鳥雀命中况我兵乎故  
中國十銃不足敵一但倭亦自愛惜不肯輕試使以

此長技嘗試中國其孰能當之哉晁錯云器械不利  
以其卒與敵也勝敵之術尤當以利器械為先

倭夷戰具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  
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技又  
閑習一奴舞刀而來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  
倭奴無間可入我軍櫻其鋒者無不立斃竹弓長八  
尺以足踏其筈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榦以鐵為鏃  
鏃闊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  
則人立倒身無甲冬夏惟花布衫下體短袴輕捷如  
飛亦有鎖子甲當是頭領所御甲尤精堅稍長一丈



八尺餘製亦工緻人又有膂力能生拔牛角一人力  
不下數百觔又解陣法善埋伏數遶出我軍後兩面  
夾攻故我軍常敗北倭奴能以寡擊衆恃此耳  
倭夷入寇時海上方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  
五鼓時俱現火光又有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銳方裝  
藥加礮立庭次未焯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盡驚張  
尚書經爲視師趙侍郎文華 奏劾未報張自吾郡  
嚴裝出城城門放砲砲碎飛鐵殺其輿從一人張震  
于躬竟罹伏鑽之禍噫東南兵變不戢是徵張公凶  
禍亦顯妖象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甚哉用兵之神也苟中機宜卽禽鳥走獸皆爲神用騎  
劫之攻亟矣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縛火搥  
城而出卒收齊城李全忠之圍殆矣王處存以輕兵  
三千蒙羊皮衣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  
遂爲所敗以至放鴿颺箏俱稱勝算馬鈴羊鼓盡是  
神機頃刻之間變化不測俱在爲將者一心之運用  
也若夫衛公之使鶴楚圍之觸鹿與夫驅虎豹而徒  
使股慄列象陣而竟假獅敗者兵云乎哉  
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摑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  
度一失成規便遭敗衄捨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



奕秋不審成規冥悻而進能必為長勝之家耶宋神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號令須素明軍士須素習若一旦渙號則不能信從宋守約為殿師自入夏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臣守一障臣庶幾

或可以使人也此即匈奴殺其老上單于之故智若軍中射其愛馬愛妻而不顧則無不可使射矣

動大兵役大眾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略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避賞不重不足以歆趨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為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其所言不詭於王略者予竊有取焉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略曰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為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

之旨則為將之道斷可覩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變而神之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角此占驗也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其驗處不專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之



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母曰  
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袁州府武衛志云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  
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逋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  
聞砲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  
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釵金縻廩食粟者不能被  
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陳盡市井民兵國家所  
獲衛力僅轉漕歲數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  
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已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  
藉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  
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  
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  
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  
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  
軍也此二者所行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  
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晉書云平蜀之後其將問蜀士曰孔明言句何其瑣碎  
士曰簡辭惟聖惟聖則可彼師旅之衆故當詳諭嗚  
呼臨軍固當詳諭矣然志以帥氣正當遵淡泊寧靜



之箴以自諭也而竟以食少事煩營中星殞何哉  
周世宗因高平之戰按誅潰將樊愛能何徽等以振軍  
法遂能變弱爲強戰勝攻克宋太祖始爲周世宗將  
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爲督戰以劔砍其  
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卽位復斬川班直妄乞恩澤者  
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拊髀歎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嗚  
呼若二君者其真得威克之道哉

凡二十八章

推篷寤語卷之九 終

往不肖侍中條長公筆楮抵今殆卅有餘年矣因憶  
長公自幼性好博覽誦讀外有見輒好倣效之始有  
師好詩輒學詩見祈禱有驗輒學祈禱嘉靖丙申先  
中憲公收大瀉寇多集兵書長公輒喜談兵且好習  
韜鈴星遁射弩諸法自楚歸吳卽捐夙好專業舉子  
游膠庠間有聲時衡山諸公以書鳴輒學書波及於  
古蹟名繪善鑒賞已而有以養生說進者輒喜談養



生蒐緝玄家語無慮數百種其于禪梵之說尤益精  
詣至於醫卜課命相術諸家輒復涉其波津而闖其  
闢域雖專家自以爲莫及也噫長公天才亦旣敏甚  
哉今夏自京國歸以推篷寤語授不肖俾校之大都  
發抒其生平所好而樂之者而融通貫徹則視昔益  
遠矣夫玉剖于璞劍露于匣其光芒照耀卽途人皆  
知寶之但敘述長公得斯之由以終校理之役則不  
肖烏能以無言

隆慶辛未中秋日弟升亨頓首謹志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萊峰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萊峰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萊峰與余往復十札子

萊峰示教色空戒一首

萊峰爲余襍題六首

萊峰見贈詩二首

方湛一先天論一首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一首

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一條

中峰禪師坐禪箴一首

中峰禪師神光論一首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回陽沖虛真人原道歌一首

俞玉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萊峰遺訓一通附

諸名公跋萊峰手簡九通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畢





